

世界文學名著

社會棟樑

✓ 易卜生 著
孫 煦 譯

PILLARS OF SOCIETY

By
HENRIK IBSEN

Translated by
SUN HSÜ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周

(83846)

世界文學名著
社會棟樑 一冊

Pillars of Society

每冊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nrik Ibsen

譯述者
孫 煦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殷彥常)

登場人物

嘉斯登·貝立克，造船廠廠主。

貝立克夫人，他的妻子。（名碧蒂）。

阿拉福，他們的兒子，年十三歲。

瑪莎·貝立克，嘉斯登·貝立克的妹妹。

約漢·托尼遜，貝立克夫人的兄弟。

諾娜·海塞爾，貝立克夫人之異父的姐姐。

希爾馬·托尼遜，貝立克夫人的堂兄弟。

狄娜·朵爾夫，一個依着貝立克家生活的少女。

羅魯德，校長。

魯麥爾，大商人。

維格蘭

薩德斯坦

店主

克拉普，貝立克的親信的書記。

奧納，貝立克的造船廠的工頭。

魯麥爾夫人。

希爾達·魯麥爾，她的女兒。

霍爾特夫人。

納塔·霍爾特，她的女兒。

林格夫人。

一羣市民，訪客，外國水手和輪船旅客等等。

（事情發生於貝立克的家中，在挪威一個沿海岸的小城市內。）

第一幕

(佈景：貝立克家一間寬大的園亭。在前景的左面有一門通貝立克的事務室。同一面牆的稍後，又有一門通內室。右面牆的正中有一大門通大街後景的牆完全。是用玻璃板作成的；中有一門，門下有一段寬大的階梯，直通花園階梯之上，撐着一個遮太陽的布蓬。階梯之下，可以看見花園中一部分景色，花園是用籬笆圍着的，其中有一小門。在籬笆的那一面是一條街，街的那面是許多漆着五顏六色的小木房子。時間正是夏天，太陽溫暖地照着。時時可以看見有人沿街走着或停着相互談話；還有些人在街角上一個小店中跑出跑進等等。)

在園亭內一羣太太圍着一隻桌子坐着。貝立克夫人坐於主位；在她左面的是霍爾特夫人和她的女兒納塔，緊靠着她們的是魯麥爾夫人和希爾達。魯麥爾在貝立克夫人右面的是林格夫人；瑪莎。貝立克和狄娜。朵爾夫。太太們大家都忙

着在工作。在桌子上面擺着一大堆麻布上衣以及許多別的衣物，有些已經縫好了，有些則剛剛剪裁出來。朝後，又有一小桌，上面擺着兩盆花和一杯糖水，羅魯德坐在旁邊，高聲讀着一本金邊的書，但他的聲音只高到能使觀衆在偶然之間聽懂一兩個字。在外面花園裏，阿拉福跑來跑去，拿着一隻玩具的弓在射靶子玩耍。

稍停一刻，奧納從右邊的門安靜地走進來。讀書之聲稍微被打斷了。貝立克夫人向他點頭爲禮，并指給他左邊的門。奧納靜默地走過，在貝立克事務室的門上輕輕的敲了幾下，稍停，又敲。克拉普從事務室走出來，手裏拿着帽子，腋下夾着一些文件。）

克拉普 噢，是你敲門嗎？

奧納 貝立克先生招呼我來的。

克拉普 不錯；但是，他此刻不能見你。他派我告訴你——

奧納 派你告訴我？一樣的，我寧願——

克拉普 派我告訴你他要向你說的話。你必須停止你每星期六向工人們的演講。

奧納 真的嗎？我以爲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時間來——

克拉普 你卻不可用你自己的時間來煽動工人，使他們不努力工作。上個星期六你向他們演講，說新機器和新的工作方法對於工人是如何的有害。你爲什麼要那樣的說呢。

奧納 我那樣的說，是爲着公衆的利益。

克拉普 那纔奇怪，貝立克先生說那是有害於公衆的。

奧納 克拉普先生，我的公衆，並不是貝立克先生的公衆！因爲我是勞動協會的會長，所以——

克拉普 你要知道，首先你是貝立克先生造船廠的工頭；所以，首先你得向貝立克造船公司這一公衆團體盡你的職務；我們每個人都是靠這公司生活的。是吧，你現在知道貝立克先生要向你說的話了吧。

奧納 我想貝立克先生本人一定不這樣說，克拉普先生！但是，我很懂得這事的原因。那就是那倒霉的美國船。那班人以爲此地的工作，也可以按照他們那裏的速度來作，並且——

克拉普 是的是的，但是我現在不能同你詳細的談這些事。只要你知道貝立克先生的意思，那就行了。你頂好快回到工廠中去；也許那裏需要你。我自己馬上就來——對不起，太太們！向太太們鞠躬，隨即經過花園走到街上。奧納靜默地從右邊出去。在兩人上面的低聲談話之時，羅魯德還繼續着他的誦讀，現在書讀完了，他砰的一聲把書合上。）

羅魯德 好啦，我親愛的太太們，現在完了。

魯麥爾夫人 這是多麼有益的一篇故事呢！

霍爾特夫人 而且又是這樣好的寓意！

貝立克夫人 像這樣的一本書，真能啓發人的深思啊。

羅魯德 一點不錯；這書對於我們不幸每天在報紙上和雜誌上所看見的傷風敗俗的事情，真是一劑對症的良藥。你們看一看社會吧，外表總是美麗的和輝煌的，但想想裏面的內容——空洞和腐敗，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簡直沒有一點道德的基礎。乾脆一句話，我們現在的各種社會，都是一些粉飾過的墳墓。

霍爾特夫人 真是不錯！真是不錯！

魯麥爾夫人 若要舉個例子來看，我們就用不着到遠處去尋，只要看看停在這裏的那個美國船上的水手就行了。

羅魯德 呵，我可真不願意提起那些人類的渣滓。但是，就是在上等社會——那裏的情形又是怎樣呢？各方面都是懷疑和不安的精神；心靈從來沒有優閒過，他們一切行爲的特點就是輕浮易變。家庭生活是完完全全的被破壞了！你想想看，就是對於最確切的真理，他們都喜歡無恥的加以懷疑！

狄娜 （依然低頭工作）難道那裏不也是完成過許多大事業嗎？

羅魯德 完成過大事業——唉！我一點也不懂——

霍爾特夫人（驚訝） 噯呀，狄娜——

魯麥爾夫人（同樣的語氣） 狄娜，你怎能說出——

羅魯德 我想那些「大事業」若在我們這裏變成一種常規，那對於我們一定不是一件好事。現在我們國內的一切事情都照着原樣進行，實在是令人不勝感謝的事。誠然不錯，我們這裏的麥田確也長着稗子，這不免可歎；但是我們總本着良心，盡我們的力量來拔除莠草害苗。這個不安的時代強迫我們來作各種危險的試驗，但是，太太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社會純潔，以避免這一切危險的試驗。

霍爾特夫人 可是不幸得很，在暗中那種危險的試驗還多得很哩！

魯麥爾夫人 是的，你知道去年有人計劃在這裏建設一條鐵路，我們好容易纔逃掉那種危險。

貝立克夫人 是呀，那是我丈夫阻止掉的。

羅魯德 那是天意，貝立克夫人，你可以確切的相信，當你的丈夫拒絕參預那個計劃時，他不過是執行上天的意志而已。

貝立克夫人 可是他們那時在報紙上卻拚命的攻擊他呵！但是羅魯德先生，我們今天竟完全忘記謝謝你了，你爲我們犧牲這樣多的時間，你真對我們太好了。

羅魯德 不算什麼，今天是休假日，而且——

貝立克夫人 是的，羅魯德先生，但是這仍然是一種犧牲。

羅魯德（拉椅子靠近些）再不要說啦，我親愛的太太，你們各位太太不也是正爲着一種正當的事業在犧牲嗎？而且是心甘情願的犧牲。那些可憐的墮落的人們，我們的工作就是爲着拯救他們的，他們好比在戰場上受傷的兵士一樣；而你們呢，太太們，你們就是些仁愛的女慈善家，給他們預備藥品，給他們包紮傷處，醫治他們和安慰他們——

貝立克夫人 能夠用這樣美麗的比喻來看一切東西，羅魯德先生，那一定是一種可驚

的天賦之才。

羅魯德 這才能相當的是天賦的——但大部分也可以在後天學得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從嚴正的人生使命來觀察事情。（向瑪莎）你以爲怎樣，貝立克女士自從你決心盡力於學校的工作以來，你不覺得好像是站在較堅固的立場之上嗎？

瑪莎 我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當我在學校裏的時候，有時我真渴望遠遠的漂在狂風暴雨的海上纔好。

羅魯德 那不過是種誘惑而已，親愛的貝立克女士。你必須關閉你那心靈之門，以拒絕那樣滋擾的賓客。所謂「狂暴的海」——自然，你是不願意我從字面上來了解你的話的——你是指的外面世界的不停的潮流，有多少人在這潮流之中遭了難了。你真的這樣重視外面奔波忙碌的生活嗎？只要看看街上吧。在那裏，在烈日之下他們跑來跑去，爲着他們的瑣事在那裏辛苦和掙扎。而我們呢，我們無疑義的是站在最有利的地位，我們能夠安閒的坐在這個涼快的地方，我們可以完全不管外間的紛擾。

瑪莎 是的，我一點不懷疑你是完全的正確——

羅魯德 而且在這樣一座房子裏——在這樣純潔善良的一個家庭裏，家庭生活顯出牠的最鮮美的色彩，充滿了優閒與和諧——（向貝立克夫人）你在聽什麼，貝立克夫人？

貝立克夫人（她的臉看着貝立克的事務室） 我聽他們在裏面大聲說話。

羅魯德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嗎？

貝立克夫人 我不知道。不過我聽到有什麼人同我丈夫在一道。

（希爾馬·托尼遜，口裏含着一枝雪茄，在右面門口出現，但一看見那些太太們，忽然立住。）

希爾馬 噢，對不起——（回轉身去）。

貝立克夫人 不要緊，希爾馬，請進來；你一點也不妨礙我們的事。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希爾馬 不，我只要進來看看——早安，太太們。（向貝立克夫人）你知道結果怎樣呢？

貝立克夫人 什麼結果？

希爾馬 嘉斯登召集了一個會議，你不知道嗎？

貝立克夫人 他召集了會議嗎？召集了幹什麼？

希爾馬 又是關於那討厭的鐵路的事情。

魯麥爾夫人 真的嗎？

貝立克夫人 可憐的嘉斯登，他又因此惹上煩惱嗎？

羅魯德 但是，托尼遜先生，你怎樣解釋那件事呢？你知道去年貝立克先生明白表示，他

不願意有鐵路修在這裏的。

希爾馬 是的，我也是這樣的想呢；但是，我會過克拉普——他的親信的書記，他告訴我，

鐵路的計劃現在又重新提起來了，並且貝立克先生與我們本地的三個資本家正在

商議這件事。

魯麥爾夫人 啊，我剛纔好像是聽着我丈夫的聲音，這樣，我的料想是不錯的了。

希爾馬 自然魯麥爾先生是在數的，並且還有薩德斯坦和米契爾·維格蘭——就是那

「聖人米契爾，」別人都這樣的叫他。

羅魯德 聖人！

希爾馬 請你原諒我，羅魯德先生？

貝立克夫人 現在一切的事情都非常的良好與和平，怎麼忽然又提起這件事呢！

希爾馬 好吧，就我個人來說，他們既要開始他們的爭吵：我是一點也不反對的。無論如何，他們總有些分歧。

羅魯德 我想我們可以消除這種分歧的。

希爾馬 這就要看你的氣質如何來定。有些性質有時是引起戰鬪的慾念的。但是不幸，鄉鎮的生活對於這方面的貢獻並不多，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可——「翻着羅魯德讀過的書」。「婦人是社會的婢女」。這是哪一類的胡說八道？

貝立克夫人 我親愛的希爾馬，你不能這樣的說。你一定沒有讀過那本書。

希爾馬 是的，沒有讀過，老實說我也不想讀牠。

貝立克夫人 你今天一定覺得不十分舒服吧。

希爾馬 是的，我有點難過。

貝立克夫人 也許你昨天晚上沒有睡好吧？

希爾馬 是的，睡得很壞。昨天晚上，爲了健康的關係，我出去散了一回步；隨後我到俱樂部歇下來；在那裏讀了一本關於北極探險的書。看着那些同自然界奮鬥的人的冒險事業，纔真有點令人興奮。

魯麥爾夫人 但是，托尼遜先生，那書似乎是沒有給你什麼好處。

希爾馬 沒有，當然沒有。我昨夜翻來覆去的，只是半睡半醒，我夢見我被一個可怕的海馬追着。

阿拉福（這時他從花園跑上階梯） 你被一個海馬追過嗎，舅父？

希爾馬 我夢見的，你這小傻子！你現在還拿着那樣一張好笑的弓玩來玩去嗎？你爲什

麼不弄一枝真鎗玩玩呢？

阿拉福 我很願意有一枝，但是——

希爾馬 那樣的東西纔真有點意思；每次你打一鎗的時候，總會使你興高彩烈的。

阿拉福 那末我就可以拿牠來打熊了，是吧，舅父？但是爸爸總不允許我。

貝立克夫人 希爾馬，你斷不能把這樣的觀念裝進他的腦筋中去。

希爾馬 哼！我們現在所教育出來的，是多美滿的一代人呵，不是嗎！我們高談什麼勇猛的游獵，可是天曉得——我們仍然不過在開玩笑；從來沒有任何莊重點的意向，來鼓勵臨危不懼的精神。不要在那裏拿着那張弓對着我，傻子——牠也許會射出來。

阿拉福 不要緊，舅父，那裏面並沒有箭。

希爾馬 你不知道那裏有沒有——也許有呢。拿開些，我告訴你——你爲什麼不坐着你父親的一隻船到美洲去玩玩呢？到了那裏你就可以看見怎樣捉水牛，也可以看見怎樣同紅印度人開戰。